

马纳提森林的

阴影



科学小说译丛

5

科学小说译丛⑤
马纳提森林的阴影

本社编辑部

*

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187×1092毫米32开本 10.5 印张 4插页 210,000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册

统一书号 10182·6 定价 1.00元

科学小说译丛 ⑤

目 录

马纳提森林的阴影

……〔英国〕大卫·谢泽 作 武南德 译 (1)

下金蛋的鹅

……〔美国〕艾萨克·阿西莫夫 作 子矜 译 (232)

漫天大火

……〔苏联〕A·卡桑采夫 原作 王辑梧 编译 (251)

相会在黎明之中

……〔英国〕阿瑟·克拉克 作 何森 译 (311)

马纳提森林的阴影^①

〔英国〕大卫·谢泽 作
武南德 译

在从未被人触动过的原始森林里……

麦琪陪同她的丈夫为一件调查研究的工作而深入到缅甸北部遍布森林的荒野之中。他们所发现的并不是一片美丽、和平的土地，相反，他们被卷入了一场恶梦——麦琪知道这将是一场不会终了的恶梦。

序 幕

飞雪弥漫着马纳提森林，森林迎来了冬季令人惊畏的寂静。雪下了五天五夜，掩盖了为伐木工人提供工作的林地，冻结了为印第安人提供食物的河流。森林里的人们撤退了，为着温暖而拥挤在窄小的掩蔽棚里，靠有限的一点供应维持着生命，等待来春。

① 原书名《预言》，英国五月花出版社1979年出版。

森林里别的生物有应付隆冬的更好的措施。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它们的身体构造和生物节奏，都可以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寒冷和灾难而进行调整。昆虫为了它们后裔的安全，把卵产在水里或冰冻线以下，那儿可以不受土面环境的影响；鸟类向着气候温暖的地方飞迁；冷血的爬虫和两栖动物使自己的躯体变得和环境一样冻硬，等到春暖时节再复苏；少数能依靠埋在雪下的少量植被而生存的温血动物，在整个冬季里是清醒的，当它们在荒芜的原野上搜寻着食物时，它们的肢体在消瘦着，它们的数目在减少着；而那些食量大的动物则开始了冬眠，进入心率和呼吸仅能觉察的死一般的昏睡之中。

在把加拿大和缅因州之间的边界弄得模糊不清的白色雪毯下，成千上万的动物隐藏在它们黑暗寂静的巢穴里沉睡。来春，它们中的一些会带着在睡眠中生下的子女钻出地面；其他的一些却不会再出现了，由于年老或饥饿，它们已静静地死去，被永远埋葬在土坟里。避过了人们的眼睛，这些秘密孔穴多少年来被反复使用着；它们大小形状不一，有小如茶杯的松鼠洞，也有大到十英尺宽的熊窝；其中有些还是好几世纪以前就已营造好了的。

但这一年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冬眠穴。它的大小和构造都是特殊的。这个巢穴修筑在冰冻湖边峻峭的悬崖上，几乎有三十英尺高，二十英尺宽，里面散发出浓烈的腐败死尸的气味。洞里的住客睡得很不安宁，它热切渴望着初春的到来。

随着春天的到来，马纳提森林的雪层开始融化，森林里的动物开始苏醒。这时，从山上树林线以上一个很隐蔽的地下洞穴里，一头七百磅重的早醒的黑熊慢步踱了出来，准备寻捕食物。地面的薄冰留下了它一连串的足印，一直伸延到

湖边。熊用巨掌打碎湖上的冰，先喝足了水，然后向四周巡视。它听到了撕扯树皮的声音，循声望去，只见一头大雄鹿因为已觉察到危险的临近，正在摆动着华丽的双角。

熊慢慢地走过去，明知鹿逃不出自己的掌心；鹿好象也意识到这一点，它注视着蹒跚趋近的鬼影，顺从地松弛着。在最后一瞬间，鹿狂跳起来，熊也跟着冲刺；整个追逐是悄然的，只有熊爪和鹿蹄踏在雪地上的闷响和熊追上了它的猎物时的呼噜喘气声。只须一击，熊爪划入了鹿的后腿；鹿倒了下去，挣扎着，血渗进了雪地，接着，它不动了，等候着熊的最后的杀手。

但是，大黑熊并不着急，它让鹿苟延残喘，确信在这片树林里没有谁能抢走它的清晨美点。

然而，正当它朝前迈步时，背后传来了出其不意的叫声，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叫声。一片巨大的阴影盖过来，熊慌忙跳开，象只田鼠似地尖叫着。它想逃，但已被猛地朝上一提，皮毛被剥离了，光秃的躯体被甩上半空，又重重地砸在地上，头已被齐肩扯下，四条腿却还在剧烈地抽搐着、还在抖个不停。

受伤的鹿挣扎着站起，拖着跛了的后腿，向树林深处寻求避难所。在那儿，它不动感情地看着捕获了自己的强者变成了被捕获的弱者。

熊的头被狼吞虎咽地即席受用了；身体则被拖进了悬崖间的洞穴，以备闲时咀嚼；骨头将被抛在尸堆上；洞主对爪子和蹄子一概不感兴趣，它们被撕下来弃置一边。这些残羹剩菜在整个春天里将越堆越高，直到三十英尺的洞顶，形成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骷髅山。

用不了多久，人手和人脚也会在这儿腐烂……

第 一 章

华盛顿春天的来临对于罗伯特·维恩来说，不单单意味着樱桃花开了，波托马克河上的游艇时令开始了；在他自己的日历上所记载着的，却是人类苦难的季节性变化。冬天是煤气漏逸、打孩子、肺炎和窒息的季节，而春天也不过是夏天老鼠猖獗和污水横流的一个短暂序幕而已。

他在卫生部工作已有四年了。在这四年中，他看到廉价公寓区的状况愈来愈糟。一阵个人失败感袭击着他。他是个医生，他的病人就是这些贫民住宅里的居民。尽管他在不懈地努力，他们的生活却仍然在坏下去。

在因果关系的错综纠缠之中，一些全国性的变化正在对城市的发展产生引人注目的影响。过去，中等阶层的年轻人成双成对地谈恋爱、结婚，然后定居在郊区，在那里他们可以把孩子送进“好的”学校；而这些人现在却宁愿过独身生活，并向市中心迁居。这使得房地产业兴旺，房地产拥有者正在富裕起来。过去被指定用作建造公共设施的地区现在被重新划分了，贫民住宅区受到了挤压。在本来只住二千个黑人的一个街区，现在住了六千人。八口之家挤住在一个房间里；连防火梯间和走廊里也住上了人。他们绝望地在居住危机上挣扎，还得小心察看着贫民窟东家的脸色。如果谁埋怨一声没有水，便会马上被赶到街头。

对那一小撮人，也就是这些贫民楼的东家们，罗伯特·维恩是恨之入骨的。在贫民楼一带，他时时处处可以见到他们的贪婪无耻。他在法庭上指控他们，也曾挫败过他们，使他们受到刑事惩处；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胜利者。他们拥有

房地产，可以说是奇货可居。房客们知道出庭作证对他们自己反为不利。

还有那些政治家们。那些被太阳灯晒得黑黝黝的官僚们，在举行住宅工程开工典礼时，总是前呼后拥地赶来，好让记者拍照。可是，当工程计划因基金不足而改建为罪恶渊藪的贫民窟时，就休想再见得到他们的影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没个了结。看来，除了维恩之外，没有一个人会关心这些。

在同事们眼中，维恩是个狂热者，是个怀着童心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就岁数而论，他的样子也要年轻得多。他六英尺高的身材和孩子般漂亮的面孔，使他看来更象一个在校园里盘着足球的大学生，而不象一个拎着皮包的华盛顿医生。随着肯尼迪与和平队的死去，首都充满着年轻的热情的时代已经消逝了；然而他的思想仍囿于当时的樊篱，狂热地相信分清是非的人最后是会胜利的。他说起话来总带着刺儿，带着火药味儿，他的热诚令人害怕。有些人甚至不敢和他交朋友，怕被牵进他同社会势力斗争的漩涡里去。

不过，在那些穷困的人们面前，他却是十分温文尔雅的。他毫不掩饰地同情他们。有时候他甚至感到，自己生下来就具有生活中的一切机会，而他们却什么也没有，这是一种错误，一种罪过。

在一次为社会精神病院募捐的集会上，罗布^①和一位精神病医生谈了很多话，事后，这位医生竟建议罗布接受治疗。他认为罗布正受着“救世主症候群”之苦，这是一种精神神经病，患者模仿自己心目中上帝的方式来行动，以弥补某些

① 罗布是罗伯特的昵称。——编注

罪过和所缺乏的人类自身价值的单纯感情。这位精神病医生继续分析说，这种人只有生活在无望的弱者——那些需要他们的人——中间时，才感到自己的生存价值。

这些浅薄的胡诌激怒了罗布，可是，他不得不在内心承认这些话是接触到基本真理的。其实，他所能做到的离开他试图做到的还很远。使他害怕的是，他更多地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别人的需要去行动。三十九岁的罗布正站在十字路口，他不但在思索他要走向哪里，他更多想到的是他曾经历的道路。

他记得，甚至在少年时，他就有过救治病弱的愿望。当他买热带鱼放进自己的鱼缸时，他总是不挑健康的，而专挑那些带白斑点的或鱼翅损伤、游动费力的；然后，他日夜厮守着它们，用他从父亲那儿模仿到的献身精神医治鱼的伤病。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医生，在罗布十二岁时就去世了。

罗布得到奖学金，以优异的成绩在医学院毕业。毕业后，他不去作报酬丰厚的开业医生，而宁可去照料那些完全得不到医疗治理的病人。他跟着和平队到过巴西，就在那里，他成为贫困地区疾病的专家；两年后回到纽约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他在波里伏医院工作。这家医疗机构就象福特汽车公司生产汽车那样运转，病人在流水线上移动得那么迅速，那么连续，使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连医生本身也失去了辨认他们的能力。罗布一天工作二十小时。就在这里，在一个极度疲乏与孤独的晚上，他遇见那名叫麦琪的年轻姑娘。

麦琪·达芙——现在是麦琪·维恩，罗布的妻子，他们结婚已七年了——那时是朱丽叶音乐学校的学生，她抱着大提琴，跟她的两个拉小提琴的朋友一道，在圣诞节前夕到儿

科的病房演奏。

尽管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那天晚上的情景却仍然是罗布对于麦琪的最珍重的回忆。她在儿童面前演奏勃拉姆斯的曲子，脸颊上为他们流淌着热泪。她在小提琴顶部指板与琴弦之间塞进了一块纸巾，在演奏间歇时用它揩干自己的泪水。她在演奏时显得十分宁静，但看得出来，她已经整个儿融进了一种感情里。这种感情就是怜悯。

他们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在时报广场寒冷而悄然的街道上走着，感受着圣诞节前夜异常的虚寂。好象他们是地球上仅存的两个人。一种担心不会再见面的感情冲击着他们，他们迫不及待地互相倾诉自己的一生。圣诞节黎明，他们在自助餐厅共进早餐，喝了咖啡，吃了樱桃馅饼。他们心里都明白，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伴侣。

罗布最赞赏麦琪的乐天主义。她朴实无华，开朗活泼，但也多愁善感。她在很多方面还象个天真的孩子，易于受创伤，也易于解慰；一时热情洋溢，一时忧郁寡言；对周围事物能迅速地本能地作出反应。罗布性格内向，麦琪则是激动型；合在一起，他们是一对理想的夫妇。

他们在纽约租住的第一套公寓位于哥伦比亚广场的正对面。罗布常常伫立在厨房窗前，望着麦琪抱着她的大提琴到学校去上早课。她总是拿了一杯水去淋浇一株小植物；这株小东西不知凭的什么气力，竟能穿出沥青路面，在车辆的来往碾压中活下来。麦琪每天在小植物面前逗留一下，说一两句祝愿的话，使得过路人以为她是个傻瓜。她怎会是傻瓜呢，她是麦琪。就这样，罗布爱她，胜过他所认识的任何人。

不过，他们在纽约的那一段亲昵的生活，现在已经远去了。他们搬到了华盛顿，就象步出一个恬静的花园而被卷进

了翻滚的激流。麦琪已经是华盛顿交响乐团的第一大提琴手，日间埋头排练，夜里忙于演出；罗布则陷入了那些他现在看来是失败了的没完没了的斗争。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当麦琪演奏完毕回到家里，罗布往往已睡着了；而早上当她醒来时，罗布又已经出门了。他们不再在一起以喝酒和谈心来打发时间，也再没有那些在爱恋中抛开了世间一切的夜晚和迟迟不起的早晨了。他们的接触是断续而淡薄的，谈话是实务性的，性爱只出于功能，而且是不经常的了。他们都为此而烦恼，但谁也不先说起，好象这是一段不可道破的私情。

这段日子，麦琪为了准备参加下一季的音乐会，又在加班排练了；罗布则为着那些此伏彼起的急救电话而接应不暇。最近三天来，他们多数是靠电话和在床头或冰箱上留字条来相互联系。字条只是简单的三言两语，透着点凄凉的滋味，却又总没忘记写上“我爱你”。

现在，罗布又坐在急驰的救护车上了。他极力不去想念麦琪。他们之间的距离使他痛苦，使他无法忍受。他好不容易把心思转到了城市败坏的问题上，而且找到了多少能给他宽慰的理论。诚然，贫民区正受到独身者人流的挤压，但是，婚姻制度的瓦解兴许会相应地产生另一方面的影响：结婚的人少，出生率自然下降，那么，在无法抗拒的贫困的漩涡中，也就可以减少几个无辜的牺牲者了。

一想到孩子，不禁又想起了麦琪。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提起来，两人就会象敌人似地相互瞪眼。麦琪三十岁过了，她迫切地想要一个孩子。而罗布认为，地球上人口过多已经成了最大的弊端，他看够了那些饥饿的小脸孔，用他的话说，把一个孩子带进这个贫穷的世界简直是作孽。

他闭上了眼睛，想得到片刻的宁静。救护车却已慢了下来，他身旁的司机叹了一口气。

“我本来应该去A街的。”

罗布跟着司机的视线望去，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白宫前面，正在举行示威，交通给阻塞了。

“回头吧。”

太迟了，已经给挤住了。

“打开警笛，”罗布说，“往前直开。”

他们只能缓缓行进。罗布看着示威者们。那是大约一百来个美洲印第安人。他们脸上涂着传统的作战时的面谱，有些人还带着弓箭，正在气势汹汹地叫喊着。好象要寻找泄愤的目标，他们中的一些人冲向救护车，敲击着车身；一个年轻的战士手持标枪在救护者旁边狂跳着。

“耶稣基督！”司机喃喃地说。

罗布正视着这个场面，他知道这种征候。愤怒是由于孤立无助，他司空见惯了。在印第安人眼中，任何白人，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代表当权者的。总是那些前来帮助的人首当其冲地承受愤怒的火焰。消防员被狙击手打倒，社会福利工作者受到生命的威胁。好人和坏人是一样肤色，而坏人是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的。

“他们要干什么啊？”司机问。

罗布没有回答。他忽然想起他答应过维克多·舒萨兹去参加印第安人事件的听询会。他看了看手表，要赶回去已太迟了；而贫民区来的急救电话往往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垂危。他决定放弃听询会，可车子却给堵住了，他不知道能不能及时赶到病人身边。

“我给那人看过，他说这是水痘！”

黑人妇女愤怒地向罗布叫喊。也难怪她愤怒。罗布已检查过她那躺在床上的六个月的婴儿，发现满身都是老鼠咬过的伤疤，有些正在化脓溃烂。在这个家庭唯一的这间房子里，她的五个孩子——大概依次相差不到一岁——和闻声而来的一群贫民邻居把他们团团围住，空气闷热得难耐。

“我告诉他了，这里有老鼠！”妇人哭叫着，两眼充满了泪水。“可他说，这是水痘。我对他说，这里没发生过水痘，这里有老鼠！就是这些老鼠咬我的孩子！”

罗布除下了耳朵上的听诊器，摸着孩子的脉搏。

“你知道他怎么对我说？”黑人妇女还在叫着，“他说老鼠也得有房子住呀！”她哭诉着，她的孩子们围绕着她。“这就是那个鬼杂种房东对我说的！老鼠也得有房子住！”

罗布寻找着随车而来的两名救护员，仅能在房内人堆的后面看得到他们的白色面孔。他招手让他们挤进来。

“你打算怎么办？”妇人问道。

“把孩子送到医院。”

“以后又怎么样呢？”

“他会好的。”

“可他回来又得再让老鼠咬坏！”

“不会的。如果我办得到的话。”

“你能办到个屁！”妇人挖苦说。

罗布忍气吞声地站着不动。那妇人细看着罗布的面孔。

“你以前来过这里的，”她咆哮着说。“你以前也说过这话！”

“不，”罗布说。“我从来没来过。”

“去年冬天，就在楼上。那位太太因为他们关掉了暖气，

得肺炎死啦。就是你把尸体带走的，而且你说会再放暖气。”

罗布记起来了。“暖气是恢复供应了。”他平静地说。

“只不过放了一个星期，就又关掉了！”

她愤怒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罗布感到自己的肠子都象抽紧了似的。

“你把我的孩子带走，养胖了，好让我们再拿他喂老鼠，是么？”

“我在哪儿能找到你们的房东？”

“这倒是他妈的一个正经问题！”

“你知道他住在哪儿？”

“当然，他住在弗吉尼亚。他和你们这些富有的老鼠都住在那儿！”

“我只是想帮助你……”

“废话！废话！你靠这吃饭罢了！你才不会关心我们的死活！”

房间里静了下来，她双手掩着面孔。罗布抚着她的肩膀，她一把推开。“把他带走吧，”她哭叫着。“把他送给人家或是送到别处去吧！我不想他再回到这儿来！”

“你愿跟我一起到法院去么？”罗布问。

“不！”

“我可以控告你们的房东，如果你肯去申诉。”

“这样，他会把我们统统赶走！”

妇人是对的。她从别人的经历里知道，任何人单独出庭是危险的。所以，当他们的愤怒达到顶点时，只能诉诸群众骚乱。

“滚吧！”她向罗布嚷道：“你把我可怜的孩子带走吧！”

罗布顺从地点点头，让救护员抱着病孩先走，他自己走

了两步，又停下来回顾那被孩子围着的仍在哭的妇人。

“她讲的不是她内心的意思，”人群中有一个对罗布说。
“你不能帮助我们并不是你的过失啊！”

罗布突然觉得喉头哽咽。他赶紧转身离开房间。

在贫民楼外面，街上挤满了因为天气异常温暖而赤裸着上身的人。罗布闪身挤着走向他的救护车。他知道，如果天气太暖而且暖得太快，夏天时这里的情形会更糟。砖头、瓶子会象雨点般打在政府的车辆上。夏天热得多长，砖头和瓶子也会扔多久。从迹象看来，今年的七月份会有更大的砖头瓶子暴雨。

罗布坐到救护车后面的座位上，他揩揩前额，再看看那个婴儿。孩子的眼睛已在朝上翻；突然又不动了。救护车的警哨已在鸣叫，罗布赶紧从皮包里掏出了注射器。他躊躇了，面孔因为害怕而显得苍白；他俯身把耳朵贴在婴儿一动不动的胸膛上。他听了一会儿，突然地、意想不到地，罗布哭了起来；孩子也开始哭了。他还活着。罗布意识到，他的精神曾多么接近错乱的边缘。

第 二 章

“关于我们森林的现状，参议员先生们，很可以用下面的比喻来说明。”

在参院小组委员会的听询室里，五名参议员坐在被灯光照耀得亮堂堂的长桌后面，正在听取一位年轻的美洲印第安人雄辩而激情的作证发言。他的部落的土地，一块三百平方英里的原野，将要随着森林工业的开发被强占、被夷平，他正是为此代表他的部落来这里提出抗议。

“如果我拜访你们的家庭，你们很可能会欢迎我。如果我在你们家中投宿，还需要食物的话，你们也很可能会满足我。甚至，如果我请求在你们家里享有一个房间，而你们又有这个房间的话，也很可能会好心地答应我。”

这位印第安人停顿了一下，声调变得更激动了。

“但是，如果我声言，你们的房子和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还要你们滚开，你们就无疑要发怒！而这正是在这片原野上土生的人们目前的遭遇。”

在黑暗的听众席中，从不同角度传出了轻微的喝采声。议长敲着槌子把声音压下去了。维克多·舒萨兹紧张地看了看表。罗伯特·维恩肯定不会来了。舒萨兹觉得他自己本来也还是不来的好。面对他那环境保护局所受到的压力，他五十六岁的年纪是太老、太不堪负累了。环保局本说是非政治性的，但实际上却往往被迫陷进政治漩涡之中。

“霍克^①先生，我理解你的感情——”一位参议员说。

“参议员先生，你可理解事实？”

“这是我正要说到的，我要说到在事实上……”

“那么，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些事实吧。关于东北地区印第安土地的购买一事，是在第九号协议条文中规定的，……”

参议员提高了声调：“请让我把话说完，可以吗？”

“而九号协议从来就未经国会批准过！”

“霍克先生——”

“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别的协议可以不经国会批准而付诸实施。这就是我要说的你们的宪法！这就是我要说的你们的法律！这就是我要说的你们的所谓公正！我

① 霍克意为隼鹰。印第安人常以动物名为姓。——译注

现在正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议长敲起了他的槌子。

“我在问你！”霍克固执地说下去：“白色皮肤的人会有这种遭遇么？！”

阴暗的听众席又发出了喝采。槌子一直在敲着，直到喝采声完全停下来。

“霍克先生，你完了吗？”

“我的发言完了，如果你是指发言的话。”

又引起了一阵大笑声，这位印第安人也在微笑着。他懂得在辩论中当着需要时怎样用诙谐使场面活跃一下。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退却。参议员中有几个也在微笑。他们知道，在论战的技巧上，被一位强手牵制住了。

约翰·霍克决不是个糊涂人。他有分寸而稳重，深信正义在他的一方。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处，他被提为发言人也是一刹那间的事。三周之前他还默默无闻，今天他却被选为O.P.社团的代表。O.P.是土著人民的意思。在沿着缅因州到加拿大边境一带的马萨阔地、阿辛那贝、尤路克、黄潘坳和克利等小部落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匆匆组成了这个团体，以便同同一个名叫比尼的造纸工业财团相对抗。

“霍克先生，我要说的是，”参议员继续说，“虽然我理解你的感情，但你们在森林设置封锁是违法的。……”

“法律不能带来公平。”霍克说。

“封锁会引起敌对。”

“禁止敌对也不能带来公平。”

“你知道最高法院已经颁布了禁止封锁的法令了吗？”

“是哪一个最高法院，参议员先生？”

参议员警惕地望着他，“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